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蜀山剑侠传

(第六卷)

还珠楼主◎著

民國走陝水說鼎藏文庫
水說鼎藏文庫民國走陝水
文庫民國走陝水說鼎藏文庫
民國走陝水說鼎藏文庫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蜀山剑侠传

(第六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蜀山剑侠传. 第6卷 / 还珠楼主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ISBN 978 - 7 - 5034 - 7057 - 8

I. ①蜀… II. ①还…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3966 号

点 校：裴效维 周清霖 李观鼎

选题策划：马合省 责任编辑：卢祥秋 薛媛媛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1020 1/16

印 张：28.5 字数：458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5.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0965

0914

0914

目 录

第二〇七回	佛法显神通	顷刻勾销前后孽	1
	玄功争造化	一轮转尽古今愁	1
第二〇八回	踏雪赏幽花	玉雪仙婴双入抱	20
	飞光惊外道	金乌邪幕总无功	20
第二〇九回	灵境锁烟鬟	绝世仙娃参佛女	50
	厉声腾魅影	穷凶鬼祖遇神鸠	50
第二一〇回	闭户读丹经	明霞丽霄开紫府	74
	飞光摇璧月	朵云如雪下瑶池	74
第二一一回	火柱困霜鬟	雷泽砂中援道侣	92
	蓝田餐玉实	灵空天际见真人	92
第二一二回	蓦地起层楼	仙馆宏开延怪客	117
	清谈矜雅谑	碧峰小集啖丹榴	117
第二一三回	隐迹戏群凶	恶犯伏诛 妖徒授命	137
	对枰凌大敌	穷神妙法 驼叟玄功	137
第二一四回	地叱天鸣	剑气纵横寒敌胆	156
	金声玉振	卿云红漫丽鸿都	156
第二一五回	大地为洪炉	沸石熔沙 重开奇境	179
	长桥横圣水	虹飞电舞 再建仙山	179

第二一六回	熊血儿喜得阴雷珠	
	小仙童初涉人天界	198
第二一七回	弹指悟夙因 普度金轮辉宝相	
	闻钟参妙谛 一泓寒月证禅心	221
第二一八回	胜会集冠裳 无限清光 为有仙姬延月姊	
	同仇消芥蒂 难忘故剑 还将驼叟斗痴翁	244
第二一九回	弭祸无形 采薇僧岷山施佛法	
	除恶务尽 朱矮叟灌口显神通	262
第二二〇回	巽语度金针 大道同修 功参内外	
	乾焰生火宅 玄关一渡 业判仙凡	280
第二二一回	灵药难求 仙女儿飞驰红凤岭	
	佛光解禁 痴上人遁走白犀潭	299
第二二二回	一叟运玄功 电转飙轮穿地肺	
	群仙怜浩劫 无形弭祸上天心	321
第二二三回	直上八千寻 荷兰因罡风消毒火	
	飞行九万里 齐霞儿阴岭拜枯仙	346
第二二四回	巧语释微嫌 寂寂荒山求异宝	
	玄功消浩劫 茫茫孽海静沉沙	366
第二二五回	举酒庆丰功 辽海澄波宁远峤	
	寻幽参妙法 千山明月度飞仙	383
第二二六回	谢罪登门 女神婴正言规苗祖	
	隐身探敌 小癞姑妙法戏妖徒	415
第二二七回	奇宝丽霄 不尽祥氛消邪火	
	惊霆裂地 无边邪火走仙娃	426

第二〇七回

佛法显神通 顷刻勾销前后孽
玄功争造化 一轮转尽古今愁

上文说到郑颠仙、玉清大师等，在元江用韩仙子所豢金蛛，将前古金门至宝由江心水眼里吸上水面，便遇妖尸谷辰、白骨神君、雪山老魅七指神魔同一干妖党前来扰害，多亏杨瑾、余英男和小南极金钟岛主叶缤赶来相助。虽然众妖党诛戮殆尽，妖尸、老魅、白骨神君三个为首妖孽，被杨、余、叶三人合力逐走，白骨神君更中了玉清大师离合神光，负了重伤逃去，一时妖氛尽扫，金船中至宝也被颠仙在百忙中取了几件出来。但是金钟岛主叶缤因为迎敌时稍微疏忽，吃妖尸动用元神，玄功变化，将所炼冰魄神光剑炸成粉碎。所幸叶缤道法高深，竟在短短几个时辰内，重将妖尸震成游丝的神光凝炼还原，在场诸人无不惊服。

众人正在礼见叙谈，请她施为之际，叶缤忽然觉出警兆越急，知道变生瞬息，仇敌厉害机智，迥非寻常，稍失机密，便被觉察，丝毫大意不得。又见在场诸人俱非庸流，不致受到误伤。并且颠仙和玉清大师、岳雯、诸葛警我诸人，也都有了觉察。为防贻误时机，不暇再为关照，连答应众人演习的冰魄神光也不再施为，匆匆和杨瑾打一手势，立刻一同隐身飞起。颠仙和玉清大师、岳雯、诸葛警我四人原早觉察，一面用眼色止住魏青、俞允中、戴湘英诸人不令多言，一面各自留神戒备。内中玉清大师素来事谨慎，防患周密，知道因叶缤新杀了妖人黑丑，来寻仇的必是九烈神君夫妇无疑。尽管颠仙道法高强，刘、赵、俞、魏、孙、凌、戴诸人已被招聚一起，有众防卫，足可无害，终觉敌人是异派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太已厉害，又当痛心杀子之仇，情急之下，出手必定狠辣已极。与其坐以待敌，还是迎头抵御稳妥得多。念头一转，也跟踪隐形，飞向高空，等候应付。

说时迟，那时快，下面三人刚刚相次飞起，便听东南方遥空中起了一种极尖锐凄厉的啸声，同时天际云层中有一黑点移动。始见疾如飞星，由远而

近，带着尖锐厉啸之声，展布开来，晃眼将天遮黑了大半边。也看不出是云是雾，只似一大片黑的天幕，遮天盖地，疾如飞潮云涌一般，直朝元江大熊岭这一带卷将过来。立时狂飙大作，江水群飞，晴日匿影，天昏地暗。声势之猛烈浩大，急骤险恶，休说云凤、湘英、允中、魏青等新近入门诸人，连刘泉、赵光斗久经大敌，也都从未见过。俱各大惊，纷纷将法宝、飞剑放出，正待飞身迎上前去。颠仙知道来敌虽强，上面三人尚能应付，否则众人更非其敌，上去白白受伤，此时只宜防身谨守。一面忙喝：“速自防身，不可妄动！”一面施展禁法，想将众人阻住，不令上去。

余英男自从日前得了南明离火剑，因是教祖回山亲授本门心法，妙一夫人又怜她向道坚诚，身受多日寒冰冻髓之惨，小小年纪，备历灾厄，特降殊恩，代向妙一真人关说，将微尘阵中长眉真人遗留的仙丹赐了一粒。她以前打的底子原好，回生以后，又经众同门日夕指点。但自顾开府在即，惟恐入门太浅，到时百不如人，徒负三英之名，用功极勤。这一服灵丹，更平添了若干年的功力，虽只短短时日，已经身剑合一。加上到前奉命往川边倚天崖龙象庵去请杨瑾来此相助，芬陀大师见了甚是嘉许，又得了好些益处。行时大师并赐她一面护身符佩在身上，不但不畏邪侵，真正遇到危难之际，还可用来解免。适才因初次出山，便遇大敌，心还震惊。不料南明离火剑一举成功，竟使那么厉害的老魅受伤逃去，不由心雄气盛起来。凌云凤因和叶缤具有夙缘，一见倾心，又感早来相救之德，不禁跃跃欲试。杨、叶二人一飞起，英男是心有仗恃，因和杨瑾同来，理应同其进退，不愿落后。云凤是报德心盛，敌忾同仇，又自恃有神禹令前古至宝威力。双双不约而同，没等黑影临近，便相继飞起。

颠仙未及拦住，方替二人担心，待要拦住下面众人，再行飞身上去防护时，先后不过分许工夫，天边黑影已经飞近，快要飞到元江上空。猛由黑影里射出千万点金绿色的火星，隐闻爆音密如贯珠，直似洒了一天星雨，飘空疾驶而至，对方敌人却一点也看不出来。这时天地昏晦，如非众人俱是练就慧眼神目，必定伸手不辨五指。

当这危机一瞬之间，先上三人身形各隐，自看不出。只有余、凌二女所御一红一白两道剑光，连同云凤手上神禹令所发出来的一股青蒙蒙的宝气，正朝对面黑影星光飞迎上去，黑暗中宛如两道经天长虹，看得逼真。眼看两下里就要接触，倏地空中一亮，竟在余、凌二女面前现出千百丈彩光，将来的黑影妖火一齐挡住，层霞撑空，顿成奇观。可是动作快极，两下里才一接触，

未及看清，猛又叭的一声，一点酒杯大的淡黄光华，忽在黑影深处闪了一闪，便即爆裂，化成红、白、蓝三色千万道精芒，满空飞射。只听一声极凄厉的怒啸过处，黑影中现出一个披头散发、乌面赤足的妖妇，破空飞去，晃眼无踪。前半黑影妖火立被佛火神光爆散，现出日影，渐复清明。那后半黑影妖火，却似雨后狂风之扫残云，疾如奔马，齐向来路退去。真个来得迅速，去得更快，一眨眼便到了天边。等定睛仔细再看，已经不见踪影。玉清大师并未动手。余、凌二人只见到妖妇形影，连想扫荡黑影妖火都未做到。总共不过半盏茶时，重又青光大来，复了光明景象。空中五人也相继飞落。

原来叶缤见来势如此急骤，必是仇人想乘自己新挫之余，骤出不意，猛下毒手。这一来，正好将计就计，迎头给她一个重创。和杨瑾到了空中，飞升极高，隐身埋伏。等敌人一到，由叶缤先放冰魄神光出去。再等敌人施展全力发动妖法，杨瑾再将佛灯上神焰飞射出来。那来的敌人乃九烈神君之妻枭神娘，果然神通广大，机警已极，佛火神光一经爆裂，便知敌人有此至宝，今日难讨公道，竟不再交手，怒吼一声，施展妖遁，破空逃去。那满空黑影全是九烈夫妻多少年来所炼地煞之气，连同万千阴雷，均与妖人心灵相应，有无穷妙用，恶毒非常。在这等形式之下，不特没有全军覆没，反被她隐身收去，一任施展法宝、飞剑，一点也没追上。众人俱都惊异不置。

当下郑颠仙便请众人同往苦竹庵中小聚，就便分赐众后辈金船中得来的宝物，于是同往前殿中坐定。辛青、欧阳霜、慕容姊妹重向新来诸人见礼，分别献上茶果。颠仙笑问：“叶道友，可还有事么？”叶缤道：“贫道因峨眉开府，群仙盛会在即，亟欲一往观光。无如与峨眉诸长老素昧平生，未接请柬，不好意思做那不速之客。因谢山道友与极乐真人知好多年，意欲托他向妙一真人致意。本打算此间事完，再往武夷绝顶千石帆潮音小筑，去和谢道友商量。可巧遇到杨姊姊，是我前生骨肉之交，她与峨眉诸老两世渊源，正好不必舍近求远。并且一别多少年，再世重逢，想和她畅谈叙阔。好在谢道友日内必接有峨眉请柬，贫道来时虽曾动念，因为急于来此践约，抵御仇敌，匆匆取了散花檠便即赶来，也并未与之订约。不久凝碧仙府便可见面，临时变计，又不想去了。”

诸葛警我忙接口道：“这次峨眉开府，遍请海内外真仙道友，事前惟恐遗漏，诸位师长曾经四出访问。近以会期在即，更是信使四出。叶仙姑的请柬不是尚在途中，便许是离岛日久，已经送去，没有见到。”杨瑾笑道：“诸葛道友哪里知道。如是别位道友，峨眉诸位长老尚不至于遗漏，独于这位叶岛主

却是难说。第一，所居金钟岛在南极尽头，相隔太远，极少人知。她得道虽然多年，一向隐迹潜修。多少年来，除武夷千石帆隐居的谢道友外，至交姊妹常共往还的，只我前生一人，余者至多不过三两面之交，彼此过从，更无其事。知道她的人既是极少，又都当她孤芳自赏，不爱理人，自然不会有人提起。再者，此次峨眉开府，虽是千古以来玄门盛事，掌教真人请柬也发得极为广泛，不特正教中人和海外散仙，甚而有些不曾公然与峨眉为敌的异教中有名之士，俱在邀请之列。但所延请的人，除有交情的不算，十九均含有深意，否则海内外散仙修士何止千百，岂能识与不识全都请到么？叶岛主与峨眉素无渊源，我看请柬十九不曾发出，无须掩饰。叶岛主决无怪主人疏忽之理。不过这次局面之大，独步千古，到日不问何派中人，只要自问够得上去观光的，虽然未受延请，一样也可前去观光。似叶岛主这样道力高深、人品纯正的，正是座中佳客，何况又是我的两世至交。就连今日在座诸人，就非峨眉门下，也都声息相通，异途同归，任何一人去一提说，请柬便立刻飞到了。”

正说之间，忽然一道红光直飞了来。众人看出这光正而不邪，但又眼生，看不出是何宗派。微一惊奇，叶缤手扬处，已接了下来，竟是谢山自武夷发来的一封飞剑传书，内中并还附有峨眉请柬。大意是说：

昨日叶缤取了散花檠走后，今早极乐真人忽然来访，说起新近路过峨眉，偶遇玄真子邀往凝碧崖小叙。听妙一真人说起叶缤，早欲奉请，以所居小南极一带岛屿如林，修士甚多，衆禽并集，派门人送柬，恐生出波折，飞剑传书，微嫌冒昧。知极乐真人将有武夷之行，谢山又是叶缤的好友，请转托向叶缤致意。真人刚到不久，二人请柬也由峨眉飞到。因真人约同访友，恐叶缤赶回相左，算出人在苦竹庵，故以飞书相告。

叶缤为人外和内傲，虽然亟欲观光开府之盛，但不请而赴，终觉不甚光辉。这一来，正合心意，甚是高兴。将红光放还以后，决意同了杨瑾先去川边倚天崖，拜谒过芬陀大师，同往峨眉赴会，不再他去。

颠仙笑道：“叶道友既无甚事，现在开府期近，诸位师侄均须赶往，且等我打发他们走后再谈吧。”说罢，便命诸女弟子将昨晚元江所得宝物取出。先取了九口长剑，交给刘、赵、俞、魏四人道：“此剑乃黄帝大战蚩尤时，用以

降魔的九宫神剑，烦交令师重新祭炼传授，自有妙用。”另外又取了十余件长短大小不等的戈、矛、刀、剑之类出来，分给在场诸人以及诸女弟子，人各一件。说道：“那金门至宝为数甚多，此次刚刚进了头层塔门，便为妖尸所扰，加以金蛛力竭，除归化神音外，一切奇珍异宝均未取出。可是这些古兵器，均是神物利器，非比寻常，各凭师传心法，便能与身相合，具大威力。九宫神剑如若会用，更是神妙。此时不及详说，众弟子有不明白的，归问各人师长，自知源流用法了。”

分时，颠仙因叶缤、杨瑾、玉清大师三人出力最多，叶、杨二人更是同辈客体，曾请自选。三人始而谦谢不取，颠仙再三劝让，才各取了一件小件的。叶缤得的是件形似戈头的短兵器，到手便转赠给凌云凤。

玉清大师所得，恰与叶缤相同。起初二人随意拿取，到手才看出是一对形如符节，阴阳两面可以分合之宝。玉清大师本意也想转赠云凤，偶一回头，瞥见允中目注云凤，无限深情自然流露。忽然想起允中为人多情至诚，待人更极仁厚，无如资质稍差，其师凌浑虽然道法高强，自负有回天之力，终恐福缘运数所限，未必便能克服险难。而云凤将来成就，却比他胜强得多。偏生夫妻二人不是同门修为，如将此宝分开，使其各执一面，虽不一定仗此便能免去他年兵解，终可得到许多助力。万一允中日后多积外功，人定胜天，仗着云凤随时相助，居然度过这些难关，夫妻合籍，同驻长生，不特成人之美，也是一桩佳话。况且云凤已得了禹令、金戈两件前古奇珍，开府时，教祖还要颁赠法宝，原不在此合璧。便把戈头转赠允中，道：“此宝名为戈符，原分阴阳二面。这面阴符本意赠与云妹，使其合璧。一则二符灵感相通，本宜分用；二则俞道友异日独自出山积修外功，难免险阻，有此随身，既可辟邪驱祟，复能以此向阳符主人告急，无论相隔多远，均可赶来应援。此外妙用尚多，一时也难尽说。不过尚须各人重新祭炼，始能应用。归告凌师叔，自会详为传授。此次峨眉开府，门下诸弟子所得法宝均须呈献，由诸师长一一传授，指点用法。到日你和云妹互相观摩，自知就里。”允中连忙接过谢了。

杨瑾取了一块黑铁，长不及尺，约有二指来宽，一指来厚，上面满布密鳞，腹有古篆，形似穿山甲，腹下却倒拳着十八只九爪钩，刻制极为精细诡异，通体乌黑。谛视并无光华，那古篆文也是初见，在座诸人自郑颠仙以下，竟无一人识得此宝名称用法。杨瑾拿到了手，料非常物。因和余英男一路同来，见她根骨既厚，人更谦婉，甚是投缘。知道三英二云各有仙剑随身外，多有奇遇，得了好些奇珍异宝。内中只英男一人受苦最深，入门较晚，只新

近得了一口南明离火剑，别无长物。便笑赠她道：“此宝我虽不知它的来历，看这形制，当非常品。我送给你，回山再求掌教师尊传授用法吧。”英男已经得了一柄金钗，知道芬陀、杨瑾对己十分期爱，略为谦谢了两句，便即拜受。

分配既定，除杨、叶、凌三人因颠仙留住少谈，并须绕道川边倚天崖拜谒芬陀大师外，玉清大师、诸葛、岳、孙诸人本已到过峨眉，奉命来此，正好同了英男、湘英等做了一路，赶了回去。刘、赵、俞、魏四人也自赶回青螺准备，待奉命之后，再随师父同往峨眉赴会。于是纷起拜辞飞去。

众人走后，颠仙和叶、杨二人把将来应付九烈神君夫妻之事，商谈了一阵，并允到日必往相助一臂。叶缤自是感谢。因颠仙师徒也要准备峨眉之行，收藏金蛛，封禁庵洞，均待施为，便和杨瑾、云凤同起告辞，往川边倚天崖飞去。

一路无事，到了龙象庵前落下。入内一看，芬陀大师正在禅堂静坐，三人上前参拜。大师命起，先对叶缤笑道：“贤侄一别多年，道力精进如此，不久功行圆满，可喜可贺！”

叶缤觉着大师话里有因，心中一动，方欲叩问，大师已转对杨瑾道：“为使沙、咪二小成长，此事大干造物之忌。你如在侧，随侍照料，也还省事一些。齐道友偏又命余英男来，将你约往元江相助颠仙，取那归化神音，云凤又已先走。庵中无人，虽只一二日的工夫，竟生了不少变故。别的魔头尚在其次，最厉害的是那姬繁。因我日前收去他的天蓝神砂，恨如切骨，竟与妖妇许飞娘合流，得西崆峒老怪之助。当我正用佛门小转轮三相化生妙法，改造小人成长，恰值门人他出，庵中空虚，又当持法紧要关头，不能分身抵御，借了老怪两件法宝，居然乘隙来此寻仇。我已默运禅机，算出就里，知道姬繁前次上了大当，此番知我不能离开法坛，再用神手幻化，吓他不退，一切均有安排，算定他必在昨夜子正前后，沙、咪二小仗我佛法化生之际来犯。姬繁修道多年，非寻常异派妖邪之比，恰巧我身侧又无人可使。细查健儿，将来虽不在我们门下，但他向道坚诚，饶有胆智，又服了云凤所赐灵丹，神明湛定。听我一说，便自告奋勇，必欲一试，百死不悔。再一推算，此举正是他的遇合，异日成就，实基于此。好在敌人只知此法须有七昼夜极紧运用，不能片刻离开，却不知我已参上乘真谛，擅金刚伏魔大法。因为爱惜二小，欲使易于成就，头几日虽然未曾离坛一步，真要遇上急事，除昨夜子时是二小存亡之交，有诸般苦难，恐其么么细质，仙福虽厚，资禀脆弱，必须我亲身守候外，过此一样仍可用我佛法封护法坛，随意行动。

“我便指示健儿机宜，给了他三道灵符，并在庵前竖了大雷音烈火神幡，又用佛法将全庵隐蔽。命其如法施为，代我抵御片时。那姬繁还约了两个妖党同来。一见原庵隐去，立即放出千丈魔火，欲将全庵化为灰烬，声势甚是凶恶。本嘱健儿，所来三人，只有一人恶满在劫，不到时候，无须出敌。再如临阵胆小害怕，可将我第一道灵符施展。以后只需守定神幡，指挥金刚佛火，暗中迎头抵御，任他魔火厉害，也是无奈你何。丑初我便现身，连出门都可不必。健儿却因沙、咪二人不久成长，玄儿拜在韩仙子门下也能成就，独他一人向隅，求进之心太切，急欲立功自见，以博我的欢心，所以没有丝毫胆怯。守有刻许工夫，见妖人魔火邪烟源源发出，便照我传授一指，神幡佛火立即迎上，将它阻住，晃眼消灭。他认为妖人无甚伎俩，惟恐少时妖人全数逃走，知第三符能制敌人死命，又恃第二符可以护身，不受魔侵，竟然冒险现身。和姬繁同来二妖人中，有一个是西崆峒老怪好友天破真人潘硎，正当数尽，欺他入小，妄想生擒。吃他骤出不意，施展神符，发出千寻雷火，烧成灰烬。另一个也负伤逃去。

“只有姬繁知机，符才出现，先自遁开。虽知此符只能用一时，但恐健儿符不止此，还在踌躇。后见伎俩已穷，便用玄门五遁将健儿困住，迫令自取神幡献上，降顺免死。休说健儿绝不肯从，便肯听从，我那神幡被佛法禁竖地上，岂是第二人所能移动？健儿一味破口乱骂，一面仍指幡上神火抵御。姬繁大怒，便将五遁生克妙用全数施为。健儿这一出去，身和神幡均不能再隐，虽有灵符护身，毕竟气候太差，眼看危急万分。总算他人甚机智，一见灵符用完，敌人一死一逃，剩下下一个，知最厉害，神幡只能抵御魔火妖烟，无可应敌。便乘敌人心虚，故意问答，设词哄骗，连用话语延宕，想挨到我出去，居然被他鬼混了好些时候。等到姬繁看破，施展辣手，护身光华为五遁所迫，气都透不出来，眼看危急时，救星也就到了。

“原来极乐真人李道友由峨眉有事武夷，绕道大雪山绝顶玉虚峰青晶壑访看仓真人，路过此地，云中遥望姬繁在此作祟。先以为我不在庵中，姬繁乘虚来犯，赶来破了五遁禁制，将姬繁惊走。此时我也事毕，开坛走出，约他进庵小坐。他近年虽经诸同道相劝，有了收徒之念，因是随缘遇合，不曾专意物色。又因以前忒喜幼童，只要骨相天分稍好，便即收录，均以根基禀赋十九平常，无所成就。有的更因道心不净，犯了规条，本人遭劫，还累他迟却好些年的正果。所以这次取材甚苛，一直未有当意者。这次因听我用小转轮三相神法，以绝大愿力，使沙、咪二小两个福薄孽重、资禀脆弱的僬侥细

民，在我佛门三相世中预积三十万功德，移后作前，预修来世。于石火电光，弹指之间历劫三生，自转轮回化生，仅仅七天工夫，便即成长，变作缘福深厚，生具仙根仙骨的良材美质。极口赞我佛法精微奥妙之余，又听说还有一个小人现被韩仙子要去收为弟子，忽然动念，再经我一劝说，他本极爱幼童，成道之后，竟成童身游戏人间，难得天生小人，正好异日改造成与他一样，便将健儿看中。意欲带往他长春崖无忧洞仙府之内，费三百六十五昼夜工夫，以玄门妙法使其成长。行法比我较难，但是后来却容易得多，可以不虞失堕，不似沙、咪两小，仗我佛法，七日便能成长，他年成就更是极大。

“可是他那三相虚境内，所积三十万善功，将来一一俱要实践，始得完成功果。三生劫内，所有誓愿修持，更一毫也犯误不得，否则功果难成，甚且立堕轮回，复归本来。这等万劫难逢的仙缘，焉有再遇之日？担子太重，非具绝大毅力宏愿，万难终始。我先也不忍使两小肩负重任，只想使他们先历一劫，将身成长，日随云凤修炼，视他们自己积修内外功行如何，以定他年成就。虽然至少还要转劫一世，此生既是修士，出生便有人度化。只要不犯大规，齐道友必乐玉成，决无任其昧却夙因堕落之理。这样虽然成就较慢，不特依次修为，水到渠成，负担较轻，还可免去在小转轮三相世中受诸苦难。两小偏是向道心坚，甘受苦难。行法以前，听我一说，竟然同声苦苦哀求，一开口，便发三十万善功宏愿，执意要仗我佛法前后倒置，在今生世内便证上乘功果。我怜两小向道坚定，应允之后，行法时只管运用心灵，化生入相，为他们解免苦难。无此举力争造化，违逆运数，魔头重重，意动即至，得我助力，也只减轻十之二三，依然备诸苦孽。终于仍仗两小自己的信心毅力，于奇危险之中，将三重难关硬闯过来。那一切身受，便是修持多年的有道之士，也未必能够忍受，平安渡过。尤其是所愿愈宏，心志愈坚，抗力愈强，魔孽苦难也愈加重，但能渡过，成就更大，自不必说。区区两个禀赋根骨无不脆弱的小人，竟能至此，岂非奇绝？

“健儿得李道友不惜心力，以玄门无上妙法助他成长，循序渐进，只要用功勤奋，一意修为，一样能到上乘功果。比起沙、咪两小，虽然稍逊，但比玄儿要强得多。玄儿全由韩仙子以仙法妙术使其成长，防身御敌本领虽高，本身根基未固，功行更浅，只能炫耀一时，异日成败，尚在难定。即便能知自爱，不敢骄横自恣，以师传法宝、法术为恶，多积外功，也须兵解转劫，方能有成，终究不及这三小人的成就高。”

“尤可嘉者，健儿明知我和云凤均与他无缘，目前佛道两门中只三五人

由此法力与造化争，使其成长，内中还有高下之分。前见沙、咪、玄儿三小各有遇合，独他一人向隅，好容易日夕背人悲苦焦思，眼巴巴盼到这等旷世仙缘，竟还不舍旧主恩深，渴欲等候云凤、瑾儿归来一见。虽然胆小，不敢明说出来，我和李道友岂不是一望而知？我便代他求说。李道友见他天性甚厚，本就极端嘉许，又值要应今春谢道友所托之事，须往武夷引了谢道友拜访一位神僧。便允他在此等你二人归来告别，就便带了他和沙、咪二小同赴峨眉参见齐真人，以开眼界。到日李道友须往赴会，归途再带他同行。大约到明年十一月，便长得和李道友一般的身材相貌了。

“还有那只古神鸠，经我佛法禁制，已渐驯服。到了下月望日，便是峨眉开府之期，去今只二十余日。各正派中，只我和白眉禅师等三数人，因事不能亲往。本来各正派中长幼三辈同道，均在期前赶到。但此行还要对付妖鬼徐完，事由瑾儿而起，你又不舍观光之盛，并且齐道友还有用你之处，期前便有职司，不能分身出敌。妖鬼吸神敛影之法，除三仙二老和乙、凌诸道友十余人，以及小辈中持有异宝防身的寥寥七八人外，余者都不能当。独对沙、咪二小，因在我佛法三相世中过来，三尸已斩，又持有我护身灵符，却不能伤。神鸠更是他的克星。你二人来时，嵩山二友命你们开府前五日，带了此鸟赶往峨眉，在去飞雷洞的要路，二十六天梯悬崖之上搭一茅棚，将此鸟暗藏棚内，即命沙、咪二小相伴防守，便是为此。

“到日峨眉诸道友虽对此事早有安排，用不着二小出斗，但是二小经我用佛法改造化生，总算是我门中之人。那妖鬼自称冥圣，来去飘忽，迅速如电，厉害非常。此番又是志在予以重创，好使其他邪恶知所警戒。峨眉开府，为三千年以来道家未有之盛，非有夙世修积，仙根福缘俱极深厚者，不能参与。二小蚍蜉身世，么么细民，居然侧身其间。固系彼族近数百年来举国一心，上下乾惕，同修善治，一体祥和，以致上邀天眷，剥极而复。帝心厌祸，以由亡复兴之任降于四小，使其自修仙业，还拯邦家，振起于萎懦疲庸之中，脱身于鸟爪兽蹄之下，仍回前古衣裳文物之治，实厥天谋，非等幸致。然与会百千宾主，不是瑶岛仙俦，也是名山修士。下至神禽灵兽，亦皆吐纳能精，各带几分仙气。况且旁门中人到者甚多，每以仙业高低分判流品。如不使其入峨眉以前立功自见，无端追随赤舄琼裾，金庭玉柱之间，异我者见之，必以峨眉号称光大发扬，门人众多，实则下及僬侥，细大不捐，兼收并蓄，传为话柄。虽则泾渭清浊，异日自知，自家修为，罔恤人言，爱恶贪嗔，仿佛多事。但道家与释家不同，本是有相之法，而我与二小，世缘只此。难得他们向道

坚诚，何妨恩施格外，特予成全？又可借彼坠露轻尘，弘扬我佛法威力。现拟去前稍加传授，于护身灵符之外，各赐一二法宝，俾与鬼物周旋，留一佳话。我近尚受人之托，兼完昔年夙愿，日内必须他往，不及面授，须令瑾儿代我传授。沙、咪二小已经化生，现在后洞法坛之内。静候七日，佛法圆满，自然成长。健儿也守候在内。我留有一纸手示，所赐二小法宝也在石案之上，瑾儿自知功效。你二人听完我话，便至后洞，代我主持未完之功。七日期满，照我所示行事，同往峨眉好了。叶道友如愿随善，不妨同往。我还有件事，必须早为料理，恕不奉陪了。”

杨、凌二女闻言，知道二小甘冒万难，以身殉道，居然成就，竟连日期也已缩短成七日，好生欣慰。俱欲早见三小，谢恩领命之后，便即拜辞出殿。叶缤本欲叩问适才大师言中深意，因听大师有事，又欲一观二小化生奇迹，便随二女一同拜辞，赶往后洞石殿观看。

龙象庵也是背崖而建，外面两层殿堂，法坛建于尽后面崖洞之内。还是杨瑾前身凌雪鸿初修道时，大师因她先前出生旁门，又嫁追云叟多年，仇敌更多，恐其初入佛门，道心未净，邪魔外道时来侵害，自己不时出外修积，难于防救，特就庵外危崖，叱石开山，另建一层石殿，令其在内虔修。自从五十年前凌雪鸿在开元寺遇劫兵解，直到杨瑾劫后重来，再入师门，大师说以前诸般设施俱是下乘功夫，今生根行缘福，以及他年成就，无不深厚远大，已经用它不着。为令继承衣钵，日夕随侍在大师自居的禅堂以内，到奉令下山行道之日为止，连大师出外云游也都在侧，片刻不离。始而因大师证果已无多年，日夕领受心法，勤于修为。后又为了报答师恩，践前生宏愿，急于积修那十万善功，洞门又经大师封闭，非经请命将禁制撤去，不能轻入，所以一直也未去过。

这时旧地重临，休说本人，连叶缤以前常向此间来往的人，也甚感慨。想起人事无常，数限所定，连仙人也是如此。晃眼之间，昔年仙侣，便隔一世。若非夙根深厚，身虽兵解，一灵不昧，又得师门厚恩，始终将护，两生玉成，一堕尘凡，何可预料？

互相谈了几句，便到行法之所。杨瑾刚刚撤去禁法，同叶、凌二人走入，忽听一声惊呼，金光闪动，殿门现处，健儿口喊：“师父和杨大仙师来了！”首先如飞迎出，满面喜容，跪伏在地，叩头不止。云凤命向叶缤行礼以后，步入殿中一看，一二日之隔，沙、咪二小已换了形象，由两个矫健精悍的小人国中健士，变成两个粉雕玉琢，比他们原身成人还大得多的八九岁幼儿，各守着

那盏具有佛法妙用的长命灯，在心火神光笼罩之下，安稳端坐，合目入定。虽然看去幼小，却也神仪内莹，宝相外宣，仙姿慧根，迥非庸俗。正互喜慰，杨瑾瞥见咪咪好似听出云凤和自己到来，眉宇之间隐现喜气。知道此时正是他的成长之交，心情松懈不得，忙喝道：“你二人再有三四日，便可功行圆满，那时见面，多么喜欢均可。此时动心不得，速把心思宁静，不可大意。”咪咪也自警惕，仍还庄严。杨瑾因自己三人还要言笑，心终不放，恐扰二小道心，说时将手一指，将法坛四外禁制，掩去一切声音，使二小可以专心成长，无复听闻，免受摇动。随向殿角石墩上一同落座。

健儿早等不及，把芬陀大师留字呈上，并把昨夜今朝所遇所闻详为说了。杨、叶、凌三女看完大师手示，再听健儿补述未尽之言，俱各惊赞不已。

原来芬陀大师早参佛门妙谛，道法高深，与本书佛教中第一等人物白眉和尚几相伯仲。自从四小来庵参拜，杨、凌二女拜陈诛戮白阳山古妖尸以及二小立功经过，便知天机微妙，将欲假手自己助其成长。凭法力虽可办到，无如僬侥微生，过于脆弱，恐其禁受不起，初意便是适才大师所说大概情形。及至昨夜子时行法以前，大师告以行法次序，及抵御外魔苦难，以及此中利害轻重，二小竟跪地苦求，甘受无量苦难，今生成长之后，便要完成仙业，不再转劫托生，以防再世昧却本来，致遭堕落。大师力说不会，二小仍然哀求不已。大师为他们至诚感动，也甘费心力，加以殊恩。

芬陀大师行法之前对二小告诫道：“我那小转轮三相神法，纳大千世界于一环中，由空生色，以虚为实，佛法微妙，不可思议。说起来虽是个石火电光，瞬息之间，而受我法者，一经置身其中，便忘本来。不特不知那是幻象，凡诸情欲生老病死，与实境无异，一切急难苦痛，均须身受。幻境中的岁月，久暂无定，在内转生一次，最少也须五六十年。此一甲子岁月，更须一日一时度过。与邯郸黄粱的梦境迷离，倏然百变，迥乎不同。最难的是我设此法，原因你二人过去生中积有罪恶，不然也不会投生在僬侥族中。虽因此生向道心坚，遇此旷世仙缘，无如根基浅薄，除却多积善功，预修来世，转劫重生之后，不能寻求仙业。这等循序渐进，未始不可成就，然而为时太久，夜长梦多。休说你们投生人以后，见了人世繁华，嗜欲众多，自忘本来，重堕轮回，有失我们爱护。初意即便夙根不昧，能知谨慎，黾勉前修，但已在数十年之后。那时不但我已灭度多年，便你们师长也都各有成就，未必仍能等待。就说能自修持，或是另有依归，比起前世因缘，毕竟要差得多。况你二人禀赋过于脆弱，一切善业功行，也难于修积。如全仗法力使你们成长，又